



卖海豚的女孩

张小娴——著

T h e D o l p h i n G i r l

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张娴一路爱着的，

越爱越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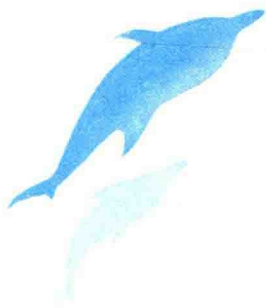
越爱越爱得你，

也爱得你。



卖海豚的女孩

张小娴——著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5-420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卖海豚的女孩 / 张小娴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02-011065-0

I. ①卖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9115 号

责任编辑 赵 萍 涂俊杰
装帧设计 李思安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12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7.75
印 数 1—50000
版 次 201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065-0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目 录

Chapter V

随风而逝的味道

205

Chapter IV

海豚的搁浅

153

Chapter III

深情的呕吐

103

Chapter I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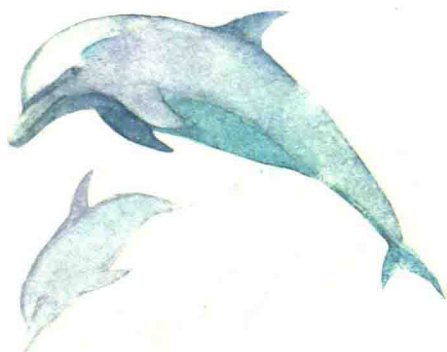
爱情的伤痛

055

Chapter I

亡命的邂逅

001



Chapter

I

亡命的邂逅



“各位先生女士，这是一场亡命表演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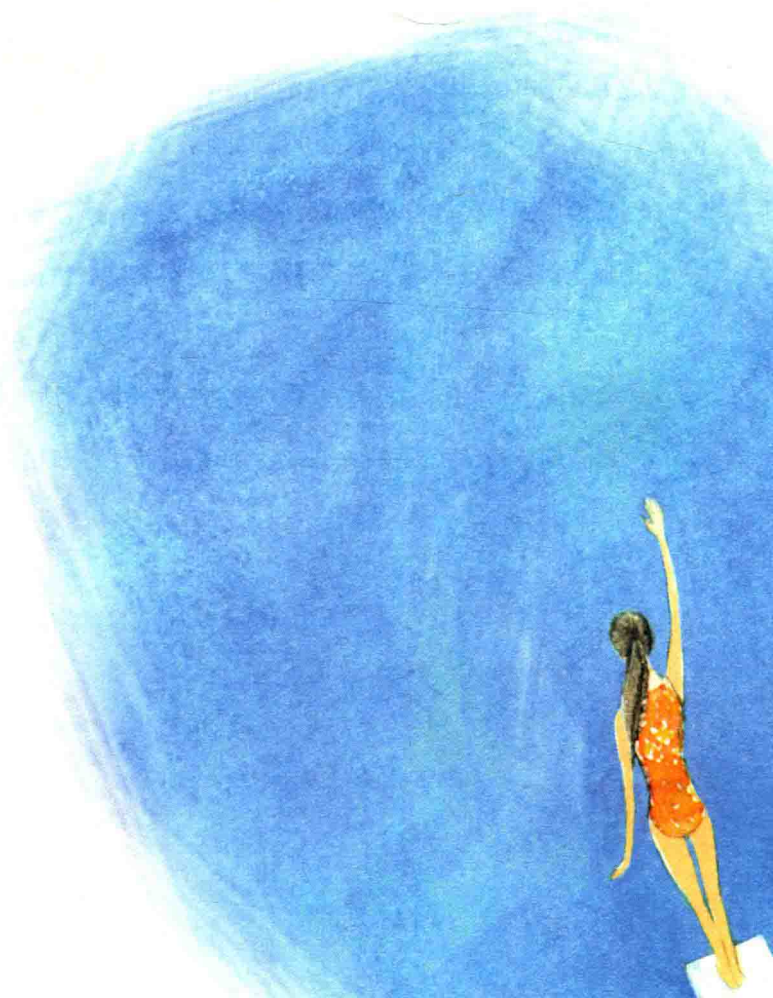
翁信良第一天到海洋公园报到，刚刚进入公园范围，便听到透过扩音器的宣布。他在日本那边的海洋公园当过三年兽医，知道所谓亡命表演是跳水艺员高空跳水。他们通常是黑人和白种人，薪酬相当高。三年前，翁信良到日本海洋公园报到的第一天，便有一名年轻的跳水员从高空跃下时失手，头部首先着地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在池边爆裂，旁观者在历时二十秒的死寂之后，才陆续发出尖叫。那是一名名叫鲸冈的日本青年。他的家人事后得到一笔丰厚的保险赔偿。

翁信良本来不打算看以下这一场亡命表演，日本青年跳水员的死状仍然历历在目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围观的男女老幼把一个仅仅十米深的跳水池包围着，等待别人为他们亡命。

在梯级上攀爬的是一名黑发的黄种女子，她穿着一件粉绿底色铺满橙色向日葵图案的泳衣，背部线条优美，一双腿

修长结实，乌黑的长发束成一条马尾。她一直攀爬到九十米高空，变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人。女郎面向观众，轻轻挥手，她挥手的动作很好看，好像是一次为了追寻梦想的离别。

翁信良看得胆战心惊。



跳水队员在池中等待女郎跳下来，群众引颈以待。女郎轻轻地踏出一步，三百六十度转体，她从九十米高空上以高空掷物的速度迅速插入水中，池水只是轻轻泛起涟漪。

女郎冒出水面的一刻，获得热烈的掌声，她的名字叫于缇。于缇在翁信良身边走过，意外地发现这个陌生的男人长得很好看。她回头向他微笑。

翁信良看着她的背影，她从九十米高台跃下的情景突然变成了一连串慢动作，在翁信良的脑海中回放一次。

翁信良到兽医办公室报到。公园缺乏兽医，所以星期天也请他上班。主任兽医大宗美是日本人，很喜欢翁信良会说日语。

翁信良第一个任务是到海洋剧场检查一条海豚。

海洋剧场正有表演进行，四条海豚跟着音乐的节拍在水

中跳韵律泳，穿荧光粉红色潜水衣的短髻发女孩随着音乐在岸上跳起舞来。她笑起来的时候，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两边嘴角移向脸颊中央，好像一条海豚，她仿佛是第五条海豚。女孩倒插式跳到水中，跟其中一条海豚接吻，她接吻的姿态很好看，她手抱着海豚，闭上眼睛，享受这亲密的接触，她好像跟海豚恋爱。

翁信良着手替患病的海豚检查。



“它叫翠丝。”

跟海豚接吻的女孩回来了，她轻轻地抚摸着翠丝的身体。

“它跟力克是恋人。”女孩说。

“力克？”翁信良检查翠丝的眼睛。

“刚才跟我接吻的，便是力克。”女孩协助翁信良检查翠丝的口腔。

“它患了感冒，我开一点药给它，顺便拿一些尿液。”

“你是新来的禽兽医生？”

“禽兽？是的，我专医禽兽。”

“你从前在哪里工作？”

“日本的海洋公园。”

“嗯。怪不得你有点像日本人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好像日本的男明星。”

翁信良失笑。

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，池里的四条海豚同时把头插进水里，向翁信良摇尾。

沈鱼吃了一惊：“它们为什么会服从你？不可能的，它们只服从训练员。”

翁信良继续吹着音符：“它们知道我是新来的兽医，特地

欢迎我。”

沈鱼不服气：“不可能的。”

翁信良笑说：“海豚是很聪明的动物，科学家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能够和人类说话的，除了猩猩，便是海豚。”

翁信良吹完一串音符，四条海豚又安静下来，沈鱼满腹疑团。

“到底……”沈鱼正想追问。

“表演开始了。”翁信良提醒沈鱼。

沈鱼回到表演台，翁信良提着药箱离开剧场。她还是不明白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他。

下班的时候，翁信良看到沈鱼坐在公园外的石阶上。

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我的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。”沈鱼说。

“你的好奇心真大。”

这时于缇也下班了。

“这是我们新来的禽兽医生。”沈鱼说，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“翁信良。你呢？”

“我叫沈鱼，这是缇缇，她是高空跳水的。”

“我刚才看过。”

“我们打算吃饭，你来不来？”沈鱼问翁信良。

“好，去哪里？”

“去赤柱好不好？”沈鱼说。

他们刚好赶及在夕阳下山前来到赤柱。

“亡命跳水员中，我还没有见过中国女子。”翁信良说。

“缇缇的爷爷和父母都是杂技员，她胆子大。她不是公园的雇员，她是跳水队的雇员，她每年只有一半时间留在香港表演。”沈鱼说。

“我习惯了四海为家。”缇缇说。

沈鱼连续打了三个喷嚏。

“你没什么吧？”翁信良问她。

“我有鼻敏感，常常浸在池水里，没办法。”沈鱼说。

“你为什么会当起海豚训练员呢？”

“我喜欢海豚，又喜欢游泳，顺理成章吧。你为什么会做兽医？”

“很长篇大论的。”

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小时候养了一条狗，我爸爸死了，后来，妈妈也死了，我的狗还没有死，一直陪了我十四年，然后，有一天，它患病了，终于离开我，我哭得很厉害。本来打算当牙医的我突然改变了主意，想当兽医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你还没有告诉我，海豚为什么会服从你，你吹的是什么歌？”

“你说这一段？”翁信良吹出一串音符。

沈鱼点头。

“是我在日本学的，这是跟海豚的音波相同的，任何一种海豚也能明白。别忘了我是兽医。”

“是吗？”沈鱼学吹这一串音符。

第二天早上，沈鱼对着海豚吹着相同的一段旋律，可是海豚并没有乖乖地向她摇尾。

“不是这样，还差一点点。”翁信良提着药箱出现。

“翠丝怎么样？”翁信良问沈鱼。

“你看。”

翠丝跟力克在水里翻腾，它看来已经痊愈了。

“海豚有没有爱情？”沈鱼问翁信良。

“没有人知道。”

“我认为有。你听听，它们的叫声跟平常不一样，很温柔。它们的动作都是一致的。力克对翠丝特别好。本来是米高先爱上翠丝的。”

“米高是另一头雄性海豚？”

沈鱼点头，指指水池里一条孤独的樽鼻海豚：“但力克打败了米高，在动物世界里的爱情，是强者取胜的。”

“人类也是。”翁信良感慨地说。

“不。太刚强的人会失败，弱者不需努力便赢得一切。”

“动物对爱情并不忠心，海豚也不例外。”

“忠心也许是不必要的。”沈鱼说，“男人有随便择偶的倾向，他们对性伴侣并不苛求，卖淫是全球各地男性都需求甚殷的一种服务。”

“我没有试过。”翁信良说。

沈鱼扑哧一声笑了：“为什么不试试看？”

“我从来没有想过。你不介意你男朋友召妓的吗？”

“如果我是男人，我也会试一次。”

“我曾经陪朋友去召妓，他有心脏病，怕会晕倒，要求我在附近等他。”

“结果他有没有心脏病发？”

“没有。那一次，我在街上等了两小时。”

“你女朋友没有骂你？”

“我那时没有女朋友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现在也没有。”

沈鱼看到翁信良的药箱里有一张订购歌剧的表格。

“你想订购这出歌剧的门票？”

“是的，从前在英国错过了。”

沈鱼把表格抢过来：“我有办法拿到前排的座位，三张票怎么样？你请我和缇缇看。”

“不成问题。”

沈鱼下班后赶快去票房轮候门票，她哪有什么门路？只是没想到排队的人竟然那么多。

翁信良刚刚准备下班的时候，缇缇来找他：“我的松狮病得很厉害，你能不能去看看它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

翁信良跟缇缇一起坐出租车去。

“对不起，麻烦你。相熟的兽医早就关门了。”

“不要紧。你在香港有房子吗？”

“是我舅父的。我来香港就会住在这里。”

翁信良来到缇缇的家，松狮无精打采地伏在地毯上。

“它整天肚泻。”

“它患了肠胃炎，如果再延误，就性命不保了。”

翁信良替它注射：“它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咕咕。”

缇缇送翁信良到楼下，经过一个公园，缇缇攀上钢架，向翁信良挥手：“你也来。”

“不。我畏高。”翁信良尴尬地说。

“真的？”缇缇不相信翁信良是个畏高的大男人。

“那么我要下来了。”缇缇站在钢架上，张开双手，踏出一步，以跳水般的优美姿态跳到地上，轻轻着地，轻轻鞠躬。

“你只有一个亲人在香港吗？”

“嗯。我父母都住在法国。他们从前是国家杂技团的。”

“回去了。”缇缇说，“今天晚上很冷。”

“是的，入冬以来天气一直暖和，今天早上还很热，现在忽然刮起大风。”

缇缇向翁信良挥手道别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今天晚上抱着咕咕睡吧，它需要一点温暖。”翁信良说。

在文化中心的票房外，寒风刺骨，沈鱼要不停地做原地跑来为身体增加热量，尚有几个人便轮到她买票。她想着翁信良的脸，心里突然有一股暖流。

第二天早上，沈鱼跑上翁信良的工作室。

“三张门票。”沈鱼把三张门票交给他。

“谢谢你。多少钱？”

缇缇也来了，“咕咕今天没有肚泻了。”

“你看过咕咕？”沈鱼问翁信良。

“昨天晚上它患上肠胃炎。”

沈鱼连续打了几个喷嚏，她有点伤感。

周末晚上，沈鱼在缇缇家里。缇缇在弄姜葱蟹面，她爱吃螃蟹，而且她很会弄好吃的东西，沈鱼就没有这份能耐，做家务不是她的强项。此刻，她正站在雪柜旁边，吃光了五杯啫喱和两排巧克力。

“你又情绪低落？”缇缇问她。

沈鱼只是有些伤感，她爱上了翁信良，可是她看出翁信良爱上了缇缇。

“你的树熊怎么样？”缇缇问她。

“王树熊？我不想见他。”

“他很喜欢你。”

“缇缇，你需要一个怎样的男人？”

“跟我上床后，他愿意为我死掉的男人。”缇缇舐着螃蟹爪说。

“哪有这样的男人？只有雄蜘蛛会这样。”沈鱼说，“我想